

## 正是春色中分时

成都 宋扬

春分,阴阳相半,昼夜均而寒暑平。春分是气温的分界线,也是树叶的分界线。

窗前,那棵老态龙钟的皂荚树,依然悬着三三两两枯干的果实。皂荚曾经是绿色的铃铛,曾经在寒冬的风里,像铃铛一样摇晃,发出风一样的碎响。此时,春风是它们的掘墓人。已经没有任何一片叶子,能为它们遮风挡雨。对皂荚而言,一丝风的袭击,一滴雨的侵扰,一声鸟的细语,都是致命打击。它卑微地缩在角落。它本就不算高大,光光的枝丫胡乱举着。如果在乡村,这样干枯的树枝,很容易被当作烧饭的柴火砍掉。它多像前年此时在瘟疫中瑟瑟发抖的我们!

“人生非金石,岂能长寿考?”挣扎的生命难逃时间的魔手。皂荚终是要掉落在地的,一如我脚下踩过的那一片片蓝花楹的叶子。前年春分前的一天,我戴了口罩,到小区门口的超市买生活必需品。

那家小超市在最让人惶恐的日子也没有关张,为住户提供平价蔬菜、米面。一路“咔咔”走过,我猛地抬头,头顶上是那棵蓝花楹树。我惊恐而沮丧地立在那里。那棵树,我曾在深秋初冬的阴霾里看到过,赞颂过。那时的它,在一丛正簌簌掉叶的银杏树中,是那样清新可人。它脆生生的绿叶,包含了生命的血液。我曾经错误地以为,就算谢了花朵,蓝花楹绿绿的叶片是永不会枯黄的呀!但那时,那些叶子凋零在我的脚下。叶的每一声裂响,都在碾碎一个鲜活的生命!想起电视里那一串令人惊悚的死亡人数数据,想起那些被瘟疫带走的人。叶碎裂的声音让我窒息,让我欲哭无泪!

我的绿色草木理想国轰然土崩……

那年春分后,开业的店铺次第热闹起来。一天,我戴了口罩上街。那棵皂荚树的绿在不经意中,跳入

我的眼。我的皂荚树啊,它竟被绿的颜料附着了淡淡的一层。那些嫩绿的生命又爬上了它满是褶皱的躯体。我像是得到神灵的某种暗示一样,快步走去。向前!向前!绿的线条上,挣扎着一点点微绿的生命。走到树下,扶住一根枝丫端详,才看出细小叶片的形状。有的叶片已具体而微,有的才冒出新芽。新芽蜷缩在一起,在试探春风、阳光和空气。“人生若尘露,天道邈悠悠”,人生如尘似露,倏忽而逝,天道却永恒。我的皂荚树啊,它烟云似的绿哟,驱散了我那些天来对生命的沮丧。那一刻,我的绿色王国又重新矗立了起来!

原来,一切生命都不会在苦难中湮灭的啊。春是春分的春,一切枯萎与萧索,都已被阻挡在春分的前头。那一刻,我仿佛看见,一树纷纷扬扬的绿,在春风中燃烧了……

## 读懂杏花

徐州 巍然

杏花一开,春天就有了底气,似乎变得得寸进尺,一朵接一朵,停不下来的样子。花团锦簇般占领枝头。盛开的杏花,看上去如红霞如绯云,更如火焰。底部的花蒂呈深红色,像唇红点染的樱桃小口,把吐出的花瓣衬托得愈发素净、清秀、典雅、大方。花开枝满,一层层,一叠叠,堆砌成壮观的花帘,从树梢的顶端倾泻下来,仿佛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花瀑,声势浩大,独占春光。

“杏花”一词自带画面感,与木与口与草与人,都有关系。人在干吗?人在杏花下站着,抬头看花呢。人并不闲着,赏花的同时,随身携带着一张口,垂涎着日后杏子的美味。

农人之所以喜欢栽种杏树,还因为“杏”与“幸”是谐音。杏花又叫“及第花”,是指科举时代考进士的时间恰逢杏花盛开时节。所以人们愿意相信它是幸运花,能给居家带来幸福吉祥。杏花还被称为中医之花。因为具有美容养颜的功效,可治祛斑、痤疮,令人肌肤红润细腻。

杏花因品相端庄,倾慕者众多。人们把感受和意识倾注其中,赋予它一些象征意义。故有杏坛、杏林、杏眼之说。杏坛因为曾是孔子聚众讲学之地,从而引申为教育的代名词。杏林是因三国时期“董仙杏林”的典故而闻名。据说,吴国名医董奉治病救人,从不收取报酬,只要求被治愈患者在其园中栽杏树,久而汇聚成林。凝结医者仁心的杏林,后来成为中医的名称。杏

眼则是借指女子明亮的美眸。

在众多关于杏花的诗词中,也许宋徽宗(赵佶)在《宴山亭·北行见杏花》诗词中描写的最细致了,“裁剪冰绡,轻叠数重,淡著胭脂匀注。新样靓妆,艳溢香融,羞杀蕊珠宫女”。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杏花的外形及神态,勾勒出一幅绚丽的杏花工笔图。近写、细写杏花,是对一朵朵杏花的形态、色泽的具体形容。杏花的瓣儿好似一叠叠冰清玉洁的白绸,经过巧手裁剪出重重花瓣,又逐步匀称地晕染上浅淡的胭脂。朵朵花儿都是那样精美绝伦地呈现人们眼前。“新样”三句,先以杏花比拟为装束入时而匀施粉黛的美人,她容颜光艳照人,散发出阵阵暖香,胜过天上蕊珠宫里的仙女。“羞杀”二字,运用了夸张的手法,意思是说连天上仙女看见她都惭愧得不想活了,从而进一步衬托出杏花的形态、色泽和芳香都是不同于凡俗之花,也充分表现了杏花盛开时的动人景象。如此一来,超凡脱俗的杏花神韵,从字句中变得鲜活灵动起来,生动逼真地浮现在眼前,摇曳在春风中,多么妩媚动人。

农历二月被称为杏月。杏花开了,天地间仿佛发出一声响亮的指令,打破田野的寂静。麦苗神采飞扬,相互追赶着拔节生长。歇息了一个寒冬的农人,开始在田间劳作、忙碌。郁闷了一个冬天的孩子们,吹着柳笛,仰望苍穹,放飞风筝,让春天的意气四处飞扬。

## 春饼里的记忆

洛阳 史欣欣

这几天闲来无事,我便翻开了梁实秋先生的《薄饼》。“吃的方法太简单了,把饼平放在大盘子上,单张或双张均可,抹酱少许,葱数根,从盘中每样捡取一小箸,再加炒菜,最后放粉丝。卷起来就可以吃了……”读时只觉得喉头发紧,食指大动。寥寥数语,竟唤醒了我春日的味觉记忆。

记得幼年时,每逢春天不冷不热的时候,院子里的几家邻居,总要合伙烙饼烧菜卷饼吃。妈妈和王阿姨手脚麻利,通常是负责擀饼和烙饼的。在院子里用泥块砖头砌成的灶台,支上那形状像乌龟壳般的大铁鏊子,再拿上一个有些像宝剑形状的长翻饼坯儿,将小树枝和小碎末放进铁鏊下。燃起熊熊的火苗,妈妈和王阿姨都扎上白底蓝花的紧身围裙,挽起袖子很麻利地就干起来了。我那时上小学,放学后写完作业总是要痴痴地站在那里看她们烙饼。王阿姨三下五除二地用擀面杖擀那么几下,薄薄圆圆的饼就擀成了,她用手捏着边一抛,那饼就好像是训练有素的跳伞运动员,一眨眼就准确无误地落在了鏊子的正中央。软绵绵的饼沾上那几乎被柴火烧的发红的鏊子,打个激灵就支棱起来了。这时候妈妈也轻巧迅速地用翻饼坯儿翘起饼那么一抛一翻,一张绽放着无数个金色小饼花儿的饼就熟了。大家共同完成一项任务,那动作协调有序,如同优美的舞蹈。尤其是那一举手一投足,十足的舞蹈范儿。不大一会儿,那装饼的竹筐就让黄澄澄的香气扑鼻的薄饼填满了。

另外两家邻居是负责准备卷饼的菜,一般是酸辣土豆丝、海带豆腐丝、蒜苔炒鸡蛋什么的。有时加点野菜,新绿新绿的,用盘子端出来绿的黄的白的红的很是好看,把这些菜分别加一点卷进又软又筋道的饼里,青菜的清香,加上烙饼的麦香油香。不用放桌子,筷子也不用,卷成一个筒在手里拿着,咬上一口,好吃极了。院子里的两个单身叔叔这个时候也会过来凑热闹,站在一旁跟妈妈和王阿姨打趣:“两个美女嫂子,今天脸蛋儿上的红胭脂怎么变成黑的了?”一贯嘴不饶人的王阿姨就会瞪起那很好看的杏眼,笑骂道:“滚开去,再贫嘴可就不给吃了啊!”大家和和气气的,一起吃起来,香气盈满了温馨的小院。

在今天,虽说春卷早已不拘四时,但名字里的“春”字,仍旧听着就让人心生欢喜。卷食一口春天,把希望留在心底,这或许就是先辈们借由春卷讲给我们的念想。一张春饼,裹进的是从往年到开年的鲜美,是不同风味的交流与汇聚,也铭刻了早年邻里之间的友爱相处的味觉记忆。

## 人生需要自己照亮

常德 刘希

一个朋友从婚姻里净身出户的时候,很多人都不看好她。人到中年,身体发福,身上还有各种小病,没有任何工作经验,离开了安稳舒适的家,等于把自己置身于一穷二白的境地。一切又回到起点,但起点与起点又相差甚大,那时,对生活满心的欢喜和憧憬,而现在,心里藏着满满的委屈和难过。

很长一阵子,她沉浸在痛苦和无助中,有些人劝她:“有些事,你睁只眼闭只眼就行了,何苦要跟自己的幸福过不去?你的人生,没有他的照亮,哪会一片坦途?”她却笑了,决心振作起来。

她很快就找了一份工作,是在一家快递公司做业务员。每天骑着辆电动三轮车,走东家串西家。坚持了三个月后,她最终还是扛不住了,常常喊腰酸背疼,换了份保险业务员的工作。我们都嫌那工作底薪低,还老跟别人陪笑脸,她却满怀憧憬地说,我原来的那些旧朋友,能

在业务上帮上忙。

哪知道,事情往往不按她的设想发展,原来跟她要好的姐妹见她离了婚,都远远地躲着她,她爱人的那些哥们,也老是找借口婉拒。三个月下来,她签下来的保单寥寥无几。很多人劝她,让她求一求当公司老总的前夫,给她一份比较轻闲的工作,或是,给一笔不菲的金钱,让她生活无忧。她笑了,说从离婚的那刻开始,她的人生,哪怕再苦再累,与他再无半点关系,她的人生,由她自己照亮。

她努力工作,每天拜访客户,晚上还报了班参加培训,茶艺、瑜伽、健身,以及技能专修,一样都没有少,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。她在路边上淘衣服,自己做美食,即经济又省钱,却把自己养得越来越滋润,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。

三年后,她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,做到了业务主管,这时的她,气色好,气质佳,她终于通过努力,找回了丢失了这么多年的自己,找回了自信和勇气。

当然,这么优秀的她,怎么会没有人追呢?现在的她,正幸福地恋爱着,享受着生活带给她的一切,而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:依附于别人的幸福,那不叫幸福,而自己打拼出来的,才是最踏实而安心的,人生需要自己照亮。